

薛文清公全書

讀書錄

十五

讀書錄卷五

易大象

重坤相因其勢極厚君子法之以厚德載物

水洊至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水相續不已有恒久之意故君子以常德行相沓而來有重複之意故君子以習教事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惡而嚴天高去而不留山卑下而常止有懸絕不相及之勢君子猶天也小人猶地也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故取此象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火照有明意山靜有慎意火去又有不留之意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也人聚既衆易

致變故故

洛陽本
故字

除戎器以備不虞

地暗火明明出於暗爲晉君子觀其象以去暗卽明故曰
以自昭明德

雷出地中其聲大而氣和暢故樂之聲音和暢象之

機不可妄發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此意近老子之
術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靜以養微陽聖人贊化
育之一端

雲雷參錯震迅乃天地屯難之時君子觀其象宜經綸以
濟時難

震動坎險時之未遘君

子宜

洛陽本宜
下有其字

不遘安處以濟其

屯

火雷噬嗑火明雷震先王明罰洛陽本作法訛取火之意敕法取

雷之石門本無之字意

以茂對時育萬洛陽本無萬字物皆實理也故取法於無妄

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蒞象之道也

既濟乃已盛而有將衰之兆故當思患而豫防之

剛明並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明相因而不息大人緝熙光明以照臨天下也

澤洊火則火滅火燥澤則澤涸相革之義也

四時寒暑迭相更革故治曆明時取革之義

類族辨物各別其所同也

臨下之道無過於教思無窮保民無疆

山下有澤澤滙山減乃損之義人所當損者莫過於忿怒

嗜慾也

麗澤有互相浸灌之義講習有互相滋潤之益

上天下澤其分甚明辨上下定民志法之

鼎器所處安重故能受所載之寶君子居位法鼎器之安重故能凝聚上天之命靜則聚動則散故正位足以凝命

木上有水井其出無窮君子勞民勸相亦無倦

天之不息以剛君子法天之不息亦以剛

地厚無水不容故爲師君子法之亦當無物不容也

石門本連下節非

天下有風鼓物無不周徧誥命施四方法之

隨風興風有漸次柔入之義君子法其象亦當丁寧其命

於再三以行事則人人深而人易從矣

雷相沓而至聲可畏無甚於此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艮內外皆止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木冒地出爲升君子法升之象順積其德自小以至大

澤性潤下山體中虛內能受外也君子亦當虛中無我以

受天下之善

天氣也山形也以形畜氣所畜至大君子法之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

山上有木爲漸長之義君子居賢德善俗亦當以漸而不

可驟

風行地上無不周徧先王省方觀民設教亦無不周徧
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取其義

他物相比猶有間惟水與地無間

河津本連上節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人不

得以祿榮之

過恭過哀過儉皆

洛陽本無皆字

過之小者也

上安由下厚故剝上厚下以安宅

山下出泉雖蒙昧而有可行之理山上有水則窒礙而有

難行之勢故君子觀蒙之象則當果行育德觀蹇之象

則當反身修德

果行水之義育德山之義

河津本連上節

天上水下天左水右二者相違而為訟君子觀其象作事

謀始則訟端絕

只六十四卦之名儘有義理以言者尚其辭此亦可見

君子義獄緩死出於中心之實故取中孚之義

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益之大者

雷入澤中聲向闐寂嚮晦入宴息取其義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明庶政取火之義

無敢折獄取止之

石門本無之字

義山下有火明不能燭遠故

其象如此

制度數議德行節之義

中孚全體則中虛二體則中實中虛如心之無物中實如

心之有理

火上水下各行其性而不相資故君子觀其象以慎辨物

居方辨物謂水火二物居方謂火上水下凡物皆然

風行水上渙散之義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

山本高地本下高而能下謙之義

過惡揚善非內剛外明者不能故大有象之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振作其民取風義

石門本

作意養育其德取山義

澤上於天

石門本河津本作地非

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

祿取澤下之義居德則忌取乾健之義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雷雨作解救過宥罪取解散之義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者秉彙之自然異者制行

之當然

君子需時飲食宴樂以需之

石門本之下有也

隨日人之晦而宴息隨之大者

陽根陰陰根陽而太極之理無不在焉程子所謂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道者何太極之謂也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爲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立法當審度時宜後世論者多欲復肉刑此不度時宜者也唐虞三代風氣淳教養備犯者至少故肉刑可施後世風氣日漓他事皆與古異獨欲復此法殆有屢賤踊貴之譏矣

先儒謂肉刑於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寬民之死

太極圖右邊黑中之白白盡卽爲陽非自右而左也左邊

白中之黑黑盡卽爲陰非自左而右也但假象

洛陽本作借

以顯義姑以黑白分左右耳

靜中之動亦自此起動中之靜亦自此起非有二也

下節非

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超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

聖人大公至正之道開眼即見萬世無弊

雨亦有就隨處雲氣蒸騰而成者亦有自他方雲氣風雷挾持而至者雖有遠近不同及雲氣布濩周匝則無間矣

想韓文公敬太顛只是被他說着已病故爲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太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之

洛陽本無之字

所以爲其動也

洛陽本所動

爲

河津本無爲字學以四書爲本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
漢唐以來正教興異學並行而學者莫知所宗自宋諸君
子表章四書五經而發揮之如日月經天而燭火自息
有志之士宜洛陽本無宜字熟讀精思而力行之石門本無之字庶不
負先正之教云

四書滿天下真知實踐者蓋有之矣吾不得而識其人也
書求精一之旨詩求思無邪之旨禮求敬樂求和春秋求
是非易求象占義理皆體於身心則有實用矣

惟無欲最高有欲則低矣

洛陽本上連卷後尋思千能百巧節

伊傳周召佐王行道其功大矣而彼不自爲

洛陽本無爲字大也

如有自大之心則非伊傳周召矣

言事金 卷五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分定故也

天地日月風雷雲雨金木水火山澤八卦之象健順麗明
險陷止動說入八卦之德

楊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短澁奇古之詞何邪

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
輒言其功德無量何邪

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食

洛陽本食下有
著字恐者字之

論彼欲滅絕者也及其論聲香色味之盛又極人世之
所無者而誇耀之何邪

學有所得必自讀書入讀書千熟萬熟時一言一句之理
自然與心融會爲一斯有所得矣

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如

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太極是易之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無限事是易

之蘊

石門本
連下節

下民雖所稟之性皆同而其實拘於氣質愚昧無知者多
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使皆有知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如異端怪誕
之說分明理所無者而民皆靡然信從之可見其無知
也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罪福

要見道只在存心存心則觸處與道相值心不存則雖至
近者亦莫識其爲近矣

程子釋中庸鳶飛魚躍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

活潑潑地存心之謂也

萬事猶可力爲只此理非力所及

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遮形心明則理無蔽迹昏則

反是

洛陽本連下節

惟心明則映得理

河津本作理得見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人自遠道矣

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釋子不問賢否

石門本作愚

善惡只順已者便是

一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而有生之類自不能外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

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閒斷

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

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可見

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三

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

物物盡則光在光

消息者氣而所以消息者理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
非已有之私故不矜

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

石門本洛陽中其答

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

石門本子至

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歟

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爲虛無之弊

河津本連下節

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
所學精粗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
履未盡粗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也洛陽本無也字
君子偕老其辭含蓄微婉畧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
之忠厚而學者翫此亦可以進德矣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一己有涵洛陽本作含下同養
之功是亦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佻薄淺
露者雖其人無涵養之功亦可以觀世變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大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
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清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
之久覺有倦意當歛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
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